

劇 本

# 狼

韓 雪 野 原 著

柳 基 鴻 徐 萬 一 改 編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 狼

(劇 本)

韓 雪 野 原 著

柳基鴻,徐萬一 編劇

田 得 萬 譯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56

# 狼

---

出版者：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中央印刷工廠  
地址：朝鮮平壤市

1956年12月25日

---



# 狼

(四幕)

時間 一九三〇年秋。

地點 北朝鮮某一個小城市的郊外。

人物 秀吉娘——美國傳教師家的女傭人

秀吉

李東建——前藥劑師

崔老頭——美國傳教師家的男僕

桂得娘——村裡婦女

文京順——護士

李牧師

斯蒂芬遜——美國傳教師

梅利——傳教師之妻

西蒙——傳教師之子

威利安斯——美國實業家

麥夫人——基督醫院院長

盧先生——朝鮮人醫生

其他——守門員、護士、消毒手、老人、警官、群眾等多人。

## 第一幕

佈景：

美國傳教師斯蒂芬遜家的庭院。有一座別墅式的兩層洋房。舞台上只能看見二層樓上的陽台和它下面的玄關的一部分以及通向廚房的門。玄關裡小樓梯的上面放着幾張安樂椅和桌子。桌子上面有水菓、洋酒還有玻璃杯子，上面蓋着白布。前院有花園，從松樹和柏樹的空隙遠遠地看得見教堂房頂和鐘樓，可見這兒的地勢比較高一些。

樹木之間有一條通向崗下的小路。

幕啓：

舞台暫空。稍後，秀吉在牛棚裡拾起一個皮球，跳着上。

秀

吉：真沒想到，今天撿了個皮球兒。（跳着繞了幾圈，接着又向空中擲球玩。雖然沒能每次接着從空中掉下來的球，但是他的追球兒和偶而接着一次而高興的樣子是

令人感興趣的。他還有時把球兒往衣服上擦一擦，有時還貼在臉蛋上，顯得非常高興。

〔這時聽見孩子們的鬧聲，秀吉瞥了一瞥那個方向，便喊他們來玩。〕

秀吉：喂！桂得！快來！長孫也來……

〔幹什麼？從後台傳來的桂得的聲音。〕

〔孩子們吵嚷着把秀吉圍起來，秀吉連忙把皮球藏在身後。〕

桂得：秀吉，喊我們做什麼？有什麼好事兒怎的？

秀吉：你們猜猜，我拿着什麼？（長孫想轉到秀吉身後去看。）先別看，猜一猜嘛！

桂得：該是什麼東西呢？啊！啊！是不是烏鴉嘴剩下的梨？

秀吉：我什麼時候吃過扔在地上的梨？

長孫：噢！我猜着啦，（得意洋洋地）是不是切盤？

秀吉：哈哈……不對，不對。

孩子們：那麼是什麼呢？你是不是新買了畫片兒？

秀吉：不對！都錯了，你們再來猜猜。

〔孩子們歪著頭猜想，桂得像火了似地。〕

桂得：喂，你別叫我們傷腦筋啦！快點兒給我們看看，要不我們就走啦！

長孫：對！你不快點兒告訴我們，我們可要走啦！

秀吉：（看了看孩子們的氣色，冷不防地把皮球伸出來。）看哪！就是這個！怎樣？（指著牛棚）是我在那裡撿來的呢！

桂得：哎呀，這個小球兒真是圓圓溜溜的，也沒漏一點氣。（用手指扎球，孩子們也都羨慕地扎一扎、摸一摸。）

長孫：在那裡撿的？可真好啊！

孩子們：秀吉，今天你真是好運氣！

桂得：秀吉，咱們快拿那個玩玩兒吧！

〔孩子們：對對，快玩玩兒吧。〕

秀吉：對，玩兒吧，（不知怎樣地）可是怎麼玩兒呢？踢著玩兒嗎？

桂 得：（因為急著要玩兒）不管怎樣快點兒玩兒就行啦！

秀 吉：好！玩兒吧！（把球兒用力往上拋，孩子們哇——地擁向球兒用腳踢，用頭頂，有的踢了個空腳。其中，秀吉的聲音最宏亮，他跳來跳去地異常活躍。孩子們都笑容滿面地玩球。）

秀 〔這時為孩子們的聲音所吸引的約翰登場。他穿著綢子坎肩兒，兩手揣在坎肩兜兒裡。時而把水果糖塞進嘴裡去。他看了看孩子們的玩球，也想擠進去。〕

吉：（看見約翰也擠進來，便站在他的面前推着他說）你不行玩兒，我跟你這小子要一塊水果糖的時候，你為什麼給了我一個空紙套？

桂 得：去，去！你什麼時候和我們玩兒過？

約 翰：（瞧了瞧孩子們的臉色，便認出秀吉是個頭目）我現在給你糖好嗎？（從兜兒裡拿出水果糖給秀吉）

秀 吉：（用衣袖擦了擦前額上的汗水）不要！我不吃！你昨天跟我說「躲開，你有牛糞味，簡直惡心」，是不這樣說過？

長孫：你拿球兒沒讓我們玩兒吧？（逗他）來，咱們自己再玩兒它一傢伙！

秀吉：對，玩兒個痛快的！

〔孩子們又哇——地拋球兒玩兒起來。約翰無可奈何地只是往嘴裡塞水菓糖，終於狼狽地下場。〕

〔崔老頭聽到孩子們的聲音後登場，他看到孩子們在高興地玩兒，便笑着臉站在旁邊看孩子們玩球。〕

秀吉：（看見崔老頭）崔大爺（親切地拉着他的手），你也踢吧，這個很好玩兒，球是我撿來的。

桂得：老大爺來踢吧，快點兒。

崔老頭：哎呀，我哪會踢呀，我已經老啦。

秀吉：老大爺呀，就這麼踢就行。

〔崔老頭不得已地踢了一腳，可是踢了個空腳，孩子們便哈哈大笑起來。他第二次踢了一球，孩子們接着球便又踢起來，崔也在孩群中。〕

崔老頭：噓——哎呀，嚇不動了。要是我喘氣喘得不這樣厲害，我一定不會輸給你們的。  
吉：別說了，老大爺你不是早就輸給我們了嗎？

（孩子們又玩兒起來了。）

崔老頭：孩子們！喂，秀吉！

秀吉：幹啥呀？

崔老頭：別再玩兒啦，要想玩就到那邊去玩兒吧。

秀吉：老大爺，家裡沒有人，在這裡玩兒爲什麼不行？

崔老頭：該他們回來的時候啦。

桂得：剛才他們坐馬車去的嘛，一定回來得晚。

長孫：老大爺怎麼不喜歡我們玩兒呢？

崔老頭：我怎麼不喜歡你們玩兒啊？要是我能作主，我一定讓你們在這兒玩兒個一整天，

可是傳教師的夫人不准朝鮮孩子在這兒玩兒，可有啥法子啊？

秀吉：（稍想了想）喂！咱們下去吧，要是他們看見我們在這兒玩兒，老大爺和我的媽

媽可就受不了啦。

崔老頭：受罪不受罪可沒什麼，可是你們下去玩兒總是好的。要是你們在這兒弄壞了那個

花園可怎辦？

長孫：咱們到下面玩兒好啦。

秀吉：對，咱們走吧。（孩子們都「走吧，走吧」地跑下）

〔崔老頭望了望孩子們，便回去。〕

〔桂得娘上，瞧了瞧二層樓，似乎是在找人。崔老頭抱着柴禾上。〕

桂得娘：崔大爺做什麼呀？

崔老頭：噢，桂得娘，你來啦？有什麼事兒嗎？

桂得娘：我想見見秀吉娘，我到她家裡也沒見着她。

崔老頭：秀吉娘摘蘋果去啦，聽說這家今天來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客人，一家大小都趕到車

站迎接去了。

桂得娘：是嗎？你看秀吉娘是不是就要來？

崔老頭：有什麼托她的事兒嗎？

桂得娘：不，長孫奶奶要我給她捎個話。

崔老頭：要是急事兒，我給你找去。剛才因爲主人家要我燒洗澡水……（剛走幾步，看見

秀吉娘上）正說着她偏巧她就來啦。

（秀吉娘頂着裝滿蘋果的筐子上。

桂得娘：（跑去接筐）你怎麼頂得這麼多，不怕壓壞了脖子嗎？你該輕點兒做活兒呀，你就是這個牛勁兒不好。

秀吉娘：你怎麼來啦？

桂得娘：來看看你……哎呀，蘋果那麼多，還不僱人，光叫你和崔大爺兩個人摘呀？

崔老頭：他們還僱人？……今年有了秀吉娘，我的活兒總算輕得多啦。

桂得娘：他們真不講人情。

秀吉娘：（從筐裡拿出三、四個筐子和一條白手巾，擦蘋果）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兒呀？

桂得娘：大嫂，你聽到秀吉爸爸的信兒了嗎？

秀吉娘：有一個月沒聽到啦。我早就想去看秀吉他爹，可不知道東家讓不讓去……

桂得娘：長孫他家來了一些秀吉家鄉的女人，她們要你一起會面去呢。

秀吉娘：昨晚夢見長孫家來了秀吉他爹，原來是爲了要聽這個信兒啊。

桂得娘：他們說和你一起去才能很好地見着獄中的人，她們一定要你一塊兒去呢。

秀吉娘：我也不是什麼大官，我去還能頂個甚麼呀。

桂得娘：哎呀，大嫂你別說了。聽她們說，她們只是有一看嚴森森的衙門就怕得不得了，

那裡還敢跟着們說句話，可你就能敢說敢進。

崔老頭：是啊，秀吉娘不光是力氣好，還會說話呢。

桂得娘：普通的男子漢哪裡頂得了你呀！聽說連那些看守也都說妳是個硬骨頭呢。

秀吉娘：別胡扯啦。我丈夫要是偷了東西給抓去，我當然沒臉見他，不過他是無故坐牢的

嘛，我爲什麼不敢見他呀？

桂得娘：可是哪有那麼些好人哪？聽說小偷犯經常被准許和親人會面，可就什麼思想犯說

什麼也不准見面。

秀吉娘：是啊，我說的也是那個意思啊。那些該死的看守們要是找什麼岔子，我的心都要氣炸了。

桂得娘：是啊，有一次看守說秀吉太大，不准見爸爸，你就氣得扭住那個看守的脖子說，你也有爹嗎？爲了看看自己的爹，他這麼小孩子走了一百多里路才趕到了這裡，你就讓他白白地回去嗎？你披了人皮就該說人話。就這樣痛罵了一頓，是吧？

秀吉娘：那時候啊，要不是大家來勸，我真想拚個他死我活來的。你看，秀吉他爹也無緣無故地關進衙門受罪，我還怕個什麼呢？

崔老頭：不過，你真要被關進牢獄可怎辦？以後啊，你可千萬別那樣胡思亂想。

秀吉娘：要是我一個人怎麼都好辦，可是想到秀吉，我就不得不壓住火氣。

崔老頭：大嫂，這式也攔着秀吉去嗎？我看還是你一個人去好一些，攔那麼大的孩子挺累的。

秀吉娘：一個人怎麼去啊，他爹是着了秀吉才高興的呢。秀吉也是天天盼着要去看他的爸爸啊。其實走着走也很省勁，就是想躲避那些看守小子們的眼睛，每次都攔着他

走。不過現在啊，怕的並不是那些看守，是秀吉太沉，恐怕攪不動。

桂轉娘：大嫂，你真是讓人佩服，把秀吉養得這樣大了，他可真像他的爹媽，長得那麼聰明。

崔老頭：真的，秀吉那個孩子的確很聰明，他要上了學，一定學得比誰都好。

秀吉娘：我聽說只要傳教師允許，就能進教會學校，所以特別找您來，如像投奔了親爺似的。

崔老頭：我要是能幫助你，該多麼好啊，可是你跟秀吉爸爸商量過了沒有？

秀吉娘：還沒來得及和他商量呢，因為他恨日本人，美國人也不會喜歡他的呀！

崔老頭：那倒不是因為人種不一樣，是因為想法不一樣。（長嘆了一口氣）我也是一輩子

受了活罪的人啦，受了那種不值一錢的苦。我天生是個枕著地壠溝死的命。地主張肥豬說給他幹十年長工就分給一塊兒地，這樣我就受了十年的活罪，到頭兒得到的還是那個破破爛爛的麻布衫和汗味沖鼻的小坎肩兒。

秀吉娘：哎呀，還有這種事兒？那你白白地就出來啦？

崔老頭：那還怎麼的啊？險些兒沒叫他們割去我的肉吃呢！

桂得娘：那麼連一塊兒地也沒給？

崔老頭：給一塊兒地？那個我想都沒想。打那以後我就到日本鬼子的鑛路工地去幹活兒，可是那些監工的兇樣氣得我再也幹不下去啦。以後我就想靠個人家活到死，就找到了這個美國人家。這樣，我就扔了那麼喜歡的「一盅酒」，在這裡什麼三日禮拜呀，星期六禮拜呀，還有什麼禮拜日呀地每週三次總是成天跪着哼哼唧唧的作禮拜不是麼！（笑）

秀吉娘：真是的，你受罪真不輕啊！

〔遠處傳來馬車輪聲。〕

桂得娘：哎呀，看樣子這家主人來啦，我得快走了，免得看他們那發脾氣的兇樣。那麼你怎辦？跟他們怎樣說呀？

秀吉娘：來了客人，今天算是不能了，不過明天也好，我一定請假和他們去，長孫奶奶要是有什麼捎去的，讓她今晚準備好了吧。